第一篇

修 身 之 智

中国知识分子,最富忧患意识和报国情怀,"位卑未敢忘忧国",历代仁人志士莫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,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,他们认为,身修则家齐,家齐则国治,国治则天下平。而有四者这中,修身最重要,实乃万丈大厦之基,身不修则一事不成,万事蹉跎。

曾国藩也是如此,他虽出身寒微,但通过自身的努力,终于成就一番大事业。他一生的成就,可以说那是在儒家"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"的教化下,以儒家"孝悌、忠信"作为生平准则为人处世而获得的。

曾国藩以儒家思想作为他的立身态度,以存诚自养。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,即大家中说的格、致、诚、正、修、齐、治、平八个步骤,最基本的在于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意，正心，曾国藩以此自励，并以此勉励僚属子弟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9月18日致诸弟子说：

吾辈读书,只有两事:一者进德之事,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,以图无忝所生;一者修业之事,操可乎记育辞章之术，以图自怀其身。

从这里可认看出，曾国藩在功名事业之外，极其重视进德修业之事。在进德修业方面他极力效法孟子。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,他是著名的方法就是"反求诸己"爱人不亲，反其仁(反问自己的仁德)治人不治,反其智;礼人不答，反其敬。曾国藩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，进行进德修业的大事。

曾国藩在修身方面，受道家思想的颢响也颇大,他大半生为名利所困,临死前他对自己有了很好地认识,决心摆脱名利的困扰,用"淡"字超脱自己。他的迄种思想,深得庄子真意。庄子说:"淡然无极而各种美德归属于他",在《刻意》中他说:"平易恬淡,则忧患不能入,邪气不能袭,故全其德而神不亏。"这样心静神宁,莫然无愧,才能四时安平处处顺利,悲哀的情绪不能侵入(《养生主》)。曾国藩认为《庄子》中的豁达淡泊对人的胸襟有多方而裨益，在他看来，自己要从忘我的劳动中达到豁达与淡泊。

曾中藩思想的主干旧宋明理学。宋明理学的

开山祖周敦颐把人放在《太极图说》的中心地位,认为人纯粹至善的最高品质是“诚”，人只有通过诚，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本性，也才能认识其他人的本性以及世界的本性。曾国藩据此对照自己的言行，觉得自己一身毛病，而各种毛病的根源就在于不诚实。曾国藩出生在湖南山村，耿直的民话特性，使他去‘伪’页崇‘拙”;一生坚守宋明理学,使得他不愿取‘巧’而向‘诚”。

纵览曾国藩的修身历史，他以儒家思想作为修身的指导思想，兼纳道佛等家的思想精髓，用于自身的修炼。作为一个理学家，他将理学中的最高理想，置于自己修身的实距范围内。

1.淡泊人生

凡是律己以严的人，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。曾国藩一生都约束于修身自律的规范。在曾国藩的自律中，淡泊名利是一个重要内容。

曾国藩很多年内心无法清静,超脱不了,是由于思虑过多,无一天可坦荡于天地之间。庄子曰:“淡然无极”,“淡而无为”。诸葛亮云:“淡泊以明志,宁静以致远”。曾国藩看到了这一点，然而其自身的两个毛病让其心灵难得安宁。一是名心太切,二是俗见太重。他曾道,近来苦闷常郁集于心间,感觉不到生的快乐,因此思考如何在世间寻找欢乐,思来想去约有三种 每日辛苦劳作后能有安静的休息,这是人生一大快乐 淡然面对乃至消除内心中毫无节制的贪婪、没有限度的苛求，是人生第二大快乐；读书的声音有如金石铿锵有力，这是人生第三大快乐也。第一大快乐和第三大快乐，是咸丰八年曾经想要努力践行的，已将它们记入日记。第二大快乐是近日找到活着而不快乐的缘由,现在还未能将其从心中消除,在未死之前必须拔除干净,这样自己的心灵才能稍得安宁,才能让

自己的心灵自由自在。

淡泊是一种大情趣，人生失却了它同样会失去很多的快乐，它或许没有理智作用，像是天然生成的一种倾向，它凭借的是人的直觉和对生活的感悟。它存在，无言,且无理由。

然而一般人终其一生也无法达到这种境界，其原因就在于将自身陷进了，世间的名利场中，在其中沉溺太深,不能自拔,只能看到名利对人的好处,没有看到或极少能看到名利对人性的摧残，更不用说如何理解人生存于世的理由与目的 ;人赤条条地来,必将赤条条地去,这世间迷惑人的本性的东西没有一丝一毫属于你。

人之所以执著，是因为对某些东西有一个固定的看法,常常又没有机会或能力去改变这种看法,最根本之处还在于他对自身的执著缺乏怀疑与审视的目光，在他心里永远产生不了这种理念 原来他如此执著的东西,是可怀疑的。

从古到今,圣贤豪杰或许志趣不同,然在淡泊上是大体相同的,像陶渊明、孟浩然、白居易其诗中言志,淡泊之心是可明示世人。

曾国藩一生名利心重,至死也未能解脱。名心切,自古是中国文人的一个通病，原因在于他们从小受到如此教诲“ 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。”而以“ 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 ”视为人生最大耻辱,直到今天这种观念依然存在。人们无法忍受一个人为非作歹，为娼为妓，但由衷赞赏一个人功成名就。世人只知为非作歹之害，岂知功成名就之害呢 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求名心切的人，其俗见必然很重。我们从很小就知做人要努力,一定要成功、成名、成才,诸如此类成者,让我们产生了一种广泛的,普遍的心理效应,使我们对任何事情抱有同样的心理期待,期待人生尽善尽美,期待世事如人所愿,这一切都是俗见。自然,就对人生无常,世事变幻格外看重。思虑过多,人的一生被其所束缚,终日不得安宁,一天到晚处于一种患得患失状态,然而这种无休止的思虑何处是个尽头呢？

曾国藩已经意识到，人的一生淡泊名利必将得到心灵最大的自由。他曾送给沅弟一枚印章,叫‘劳谦君子”,有一层意思是说,对处于名利场中的人,要像农人那样费心耕种,像商人那样努力追求财富,像撑船的篙工在河滩上奋勇搏击，要从辛苦劳作中把淡泊体现出来。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，保留淡泊的心志。也就是在忘我劳作中达到淡泊。

曾国藩中年时期位居高官，家人并非因他而富足。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,曾国藩曾写信给儿子纪鸿,又说“:我虽位居将相,但所有衣物,不值三百两银子。愿你们能维持俭朴的作风,也是珍惜幸福的方法。’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曾国藩写给其弟一封信，尤为恳切地说道：“我在外面做官没往家中寄去银两,实在是因为在出仕之初,默立下此誓言。’他又在发给州县的信里,用‘不要钱，不怕死’表明志向;“我不想破坏自己的志向。但是父亲在家,贫困窘迫,设法生活,我至今都感到痛心”。

由此可见，曾国藩为官应属清廉，在军中享受甚少，的确能做到大公无私，以国家利益为重。与历代那些贪

图享受，公饱私囊注重个人生活的舒适和享受的人相比，曾公不知要高出多少倍。

曾国藩一生推崇节俭,深知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的道理。曾写对联一副‘ 惜衣惜食,不惟惜时兼惜福 求名求利，但知求己不求人 ”。并且教育其子孙把朱子的《治家格言》作为必读的课本。

曾国藩作为将相，每天吃饭，每顿饭只有一种蔬菜，绝不多设。节省饮食的情形达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。这一切与他幼时贫寒,经历了许多艰辛,深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是分不开的。他在京师作官时,俸禄不多,每年靠节省下来的钱伺奉高堂,数量很小。到官位显赫之时,其父已死,更不给家中寄钱。到了任直隶总督时,才有了二万金的俸银,到他死时,惠敏按照他的遗愿,谢绝赠送,仅收下门坐。故吏募集的用来谕刻《曾文正公全集》的钱，剩余的,加上一些俸银,才得以修缮田宅。

从这些可以看出,曾国藩非贪婪之人,并未凭借手中权力大力追逐自身的利禄，这种品德是应为世人所称道的。

曾国藩一生持俭有恒,终身不渝,让人看到了他不为利禄所累的一面。他教训子孙后也是如此,曾说“: 所有的人都希望子孙做大官,我不希望你们做大官,只希望你们成为读书明理的正人君子。勤俭持家,学会劳动,学会吃苦,便可以从中寻找乐趣,且可约束自己,这样方能称为君子。我做官二十年，不敢沾染官场奢侈糜烂的风气。吃饭居室,依然保持本来的家风 异常节约也可,稍有盈余也行，太过丰盛我不敢过。但凡官宦之家，由俭入奢

易，由奢入俭难。你们年纪尚轻，一切都不可贪慕奢华，不可养成懒惰的习惯。无论国家，还是小家。如果士、农、工、商都勤劳苦干，俭朴节约，没有不兴旺的 反之，如果骄养奢侈，懒惰不思进取，则没有不败的。”

曾国藩生在湖南山间，从小劳苦，极易受到金钱的诱惑，然而他却能淡然面对，不用职权为自己为子孙谋取暴利，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，这种毅力和识见，实在是不容易的。

2.慎独以求务实

曾国藩说“:能够做到慎独,就可以内省不疚,可以对天地,质鬼神,可以泰然处之,可以快乐、满足、欣慰、平静。’慎独就是真诚。

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。曾国藩一生推崇理学,在他的道德修养中,慎独,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,他对慎独是身体力行的。

咸丰初年,皇上下旨求言,大有重振朝纲之势。一些忧国忧民的大臣于是针砭时弊,恳抒己见,一时奏折满天飞。不想,绝大多数的奏折被‘毋庸议’的上谕束之高阁,“归于簿书尘积堆中”。血气方刚的曾国藩见此局面,充满愤懑地说“:书生之血诚,徒以供膏吏唾弃之具!’咸丰三年正月,曾国藩初办团练,在写给湖南‘公正绅耆’的公开信说“:自度才能浅薄,不足谋事,惟有‘不要钱,不怕死’六字时时自矢,以质鬼神,以对父君。”

曾国藩在后来的征战中,屡屡受挫,仍当竭尽血诚,一力经理。凭着这股“血诚”曾国藩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。

曾国藩把“真诚”当成医清朝政府的良药,咸丰十年,他感慨万分地说:“天下滔滔,祸乱未已,吏治人心,毫无更改 军政战事,日崇虚伪。非得二三君子,倡之朴诚,导之以廉耻,则江河日下,不知所届。”又说:“精诚所至,金石亦开,鬼神亦避。”清政府腐败无能,国势已尽,回天乏术,但曾国藩的“血诚”今天读来也是震撼人心,感人不已的。

曾国藩将“诚”用于治政,虽然未能彻底挽救清政府的衰亡,但也有过一时的中兴。

在曾国藩的道德修养中“慎独”,也就是“诚”影响着他人生的方方面面。常人总把学问与事功看作两件事,曾国藩不同,他认为,将事功学问打成一片,于操习记诵词章之外,更讲求诚正修齐之道,他把《大学》三大纲领——明德,新民,止于至善,看作份内事。他说:“如果只把这些东西作表面的理解,不放在心上,不当成自己应该做的事,虽然能做文章,能写诗词,只算得上是会认字的猪倌,不能将他称为明道理有用的人,如果不能将所学用于实践,做官为民,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,与放猪倌有什么不同呢?”这番道理阐释得多么明白啊!他主张“立志以植基,居敬以养德,穷理以致知,克己以为行,成物以致用”,也就是把学问与成功,凑成了合拍的节奏。

曾国藩把“不为圣贤,便为禽兽 莫问收获,但务耕耘”当做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,实际上这也就是他诚意慎独的极端表现。他在日记中说道:“闻誉则心忡,几不自持,何可鄙一至于是,此岂后得为载道之器乎?孔喜誉恶毁之心,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,于此艰打不破,则一切

学问、才智,适足以欺世盗名矣!”我在别人家中看到有人吹捧卖唱女子,便有些心动;梦中看到别人获得利益,很是羡慕,醒来后严厉的斥责自己,因为有好得之心,所以在梦里出现这种情形,自己真是太卑鄙无耻了!想痛改前非,但听到别人奉承卖唱女,居然心动,真是太下流了!”早上醒来自己仍恋恋不忘,知道是大的错误又重新犯它,哪里还有平淡之气在?简直像禽兽!”

曾国藩就是这样困而知而勉而行,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,能真诚面对自己心灵中最晦暗的角落,然后进行无情的攻击。他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,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。

曾国藩将“慎独”也就是“真诚”用于自身的修养,严格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儿子,他临死前两年,对儿子曾纪泽,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,最重要的就是“慎独”,他在《金陵节暑中日记》里讲到:

“慎独则心安。自修之道,莫难养于心。心既知有善知有恶,而不能实用其力,以为善去恶,则谓之自欺。而不能实用其力,以为善去恶,则谓之自欺。方寸之自欺与否,盖他人所不及知,而己独知之。故“大学”之“诚章”章,两言慎独。果能好善如好好色,恶恶如恶恶臭,力去人俗,以存天理,则“大学”之所谓自慊;“中庸”所谓戒慎恐慎,皆能切实行之。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,孟子之所谓仰不愧,俯不作。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,皆不外乎是。故能慎独,则内省不疚,可以对天地质鬼神,断无行,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。人无一内愧之事,则无君泰然,此心常快足宽平,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,第一寻乐之方,守身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先务也。”

曾国藩的这番话,告诉我们,人要是能做到慎独,那么必能得到快乐。孟子说过,反问自己是真诚的,就是最大的快乐；荀子也说，世上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。

不仅如此,在军事上,曾国藩也努力实施‘慎独”,围攻天京之战,曾国荃夜不能寐,呕心沥血,就是想夺得攻破天京的头功,当时另有三人也可参战,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只能按兵不动。但是，洋人李泰国却驶着轮船想进入长江。曾国荃担心被别人抢功，又不敢据实相告，上奏说‘:轮船不必进入江河,只宜在海上巡逻,防御海盗。’曾国藩知道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写了一封信给弟弟：

“你是担心李泰国到了天京会搅乱局面,抢夺你的功劳，你为什么不告诉皇上实情呢？我们辛苦作战十几年，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，忠义将士看到这种情况会心灰意冷,而且有伤中华臣民的气节,这些都可以如实告诉皇上。心中本来想说这件事情，上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耸听，这是道光末年督抚的陋习惯，欺蒙宣宗可以，文宗就难欺蒙了，现在更不能欺蒙了。

“七条轮船入江一事,我已上奏过三次,询问过两次，就是不准李泰国帮助围剿金陵、苏州。李鸿章也曾两次上书恭亲王，想必恭亲王定会心怀内疚。只是太平军还没有消灭，不想再树一个大敌，所以隐忍下来出此一计。君相都把这些兄弟视为心腹，而弟弟你上奏却言不由衷。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，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。”

曾国藩对弟弟在处事上的不‘诚’深表忧虑信中的担忧都是正确的,可见曾国藩在事业上的‘真诚’足可让后世为官之人认真研习一番。

曾国藩曾在《君子慎独论》中说过:

“君子的心在遇到事情的时候,能分析公与私的区别,心在联系道理的时候,又能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。对于善事应当做,不善良的毛病应去掉,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。而那些小人们,却不能实实在在的见识,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应做的事。对于办一件好事,惟恐别人不能觉察到,自己白干,因而去办时迟疑不决 对于办一件不好的事情,侥幸别人不一定窥视到,因而改正得很不力。背地里独处之时,弄虚作假的事情就产生了,这就是欺骗。而君子,惟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,在晦暗中有堕落的行为,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,就会像涓涓细流长年不断地犯错。暗室之中懔然不动仿佛在天一般,主人骨坚如金石,单独行事于只有自己的地方,要谨慎而又谨慎,这就是圣人经典的要领,而后世贤人所切实研究的问题呀!”

3.常思己过，不断改之

一个人能受到世人的敬仰，其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修为。曾国藩把自身的修为同“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”联系起来，并处理得有条不紊，这正是他为人处世的过人之处。

曾国藩幼时饱读诗书，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、浸染，后又经过严格的科举选拔，终成一代封建知识分子的典范。也因为此，曾国藩看重儒学，儒学中言“修身、治国、平天下”成了人一生追求的理想。曾国藩还将其视为自身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。在曾国藩看来，宋明之后，封建正统士大夫通常把修身同治国、平天下置于两个对立面，将它们相互割裂开来，强调各自的重要性，最后，非但治国、平天下缺乏精神依靠和宏伟目标，也导致其无法完成拯世大业就是满腹经纶，也不能为天下人办实事。这样就把“传教”与“做事”对立了起来。追根究底，曾国藩认为其主要问题就是人们把“修身”二字过于简单化，将它完全孤立起来，从而使其无法运用于实践中，更不可能将“修身”与“治国∞平天下”很好地结合。

因此曾国藩主张，自身的修为必须与当前的环境密切地结合起来。无论做什么，读书也好，做学问也好，为人处世，带领军队，为官从政，都是自身修为的重大体现。要使它们有机结合，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将自身的修养放入广大的精神世界里，不断提高，锻炼自己。

一般来说，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如何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会有怎样的人生观。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精神方面的修养，主要是要能把握他心里想要做的事情。唐镜海先生曾说，为人修身养性“静”字功夫最为重要，大程夫子程颢也如此认为。曾国藩对唐镜海先生极为信任，曾告知唐镜海，说他自己偏重于刚的恶习，发起狠来什么也不管，探究根源，就在于自己喜动不喜静。镜海先生说过，只要是人就都有切身的毛病，有的是脾性中刚的恶习，有的是脾性中柔的恶习，它们各有偏颇，一旦沉迷其中就会经常性发作，而这些没有人能帮你，只有靠自己用心体验它并终身不断警醒自己。曾国藩人生经历诸多风雨，终于领悟“静”之韵味说：“神明则如日之升，身体则如鼎之镇。”从这里可以看到曾国藩悟到“静”后的最高精神世界。在曾国藩的遗著中，特别是他的日记和家书中，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尤其多。他主张，修身养性应该按照静坐，平淡，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。

何谓静坐？静坐时儒家、道家、佛家共有的入门途径。从东汉始，儒家主张的积极入世人生观与庄子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的较为消极的出世人生观始终相辅相成。而佛家曰：“明心见！”首先需要人们有静的境界。这三家共同强调一个“静”字，这也是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最为

基本的修身方法。曾国藩一生博学多才,纳百家之长,他全面综述儒道佛三家之说,将‘静’字功夫看得更为重要。

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:‘‘静’字功夫紧要,大程夫子能成圣人,也是因其‘静’字功夫足。王阳明也是在‘静’方面有一番功夫,所以他能面对世间种种诱惑而不动心。一个人若心不静,省身不密,见理也不明,做什么都是浮起的。”

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,曾国藩反复说明,人的精神若无法安静,那么他的心也都是散的,乱的,对事情无法看清,做事也不会用尽全力,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不知如何保养。

“主静”一语首先由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《太极图》中提出,在他看来,有天地之前整个宇宙空间本是‘静’的,所以世人的本性生来也是‘静’的,后来在后天的环境中沾染上‘欲’,因此必须通过‘无欲’的功夫,才能到达早已失却的‘静’的境界。

对理学家来说,‘静’显得如此重要,曾国藩又是如何看待周敦颐的‘主静’学说的呢?

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,曾国藩曾在日记中自语只有心静到极点时,身体才能寂然不动,正所谓心无私毫杂念,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‘静’境来。真正的‘静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,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,就像冬至那一天,阴气殆尽,阳气初动,此时根本正固,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。

我们这些人求静,想不同于佛禅的入定,冥然罔觉,那么就一定要验证一下这个心,有没有所说的一阳初动,

万物凭此而萌生的意念。如果有，大概才可以说达到了静的极点,才可以说没有丝毫杂念,才可以说身体寂然不动,镇定如鼎。如果没有,即使深闭固拒,心如死灰,自以为静,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,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静,况且他也没有真正的静。

有些人为此所困扰,不想纷纭来于人也,经过对道本身的观察,才知道阳先于阴,这才相信了。是啊,如果不是由自己亲身体验得来，终究是浮光掠影之谈。

此时，一生爱好和研究理学的曾国藩对这方面已有很深的体会了。

平淡,实际上就是指庄子的‘淡然无极’;‘清心寡欲’也就是‘淡然”超脱’;一个健康的人,如果不能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世间之事,把什么东西都看得很重,想方设法要去得到它，那么他内心的精神世界就会被这物欲横流的社会所颠覆,精神时时受到牵累,就会因很多很小的事情心生不快,反复思虑,这样一来此种心态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,为人处世的成败。所以,曾国藩极力点出‘静’字的同时，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。他指出人之所以胸襟狭窄,只因心有贪欲,贪慕金钱,贪慕功名。实际上就是内心常被私欲所困扰，心灵难以超脱，也就难以得到快乐。他劝诫人们,心胸要宽大,做人要从‘平、淡’做起,他说:‘凡人我之际,须看得平,功名之际,须看得淡,庶几日胸怀日阔。’并以此要此自己的子侄不要为功名而学,读书是为了开阔眼界，增进自己的修为而非为了赚取财富与功名。

曾国藩主张的‘平淡’意在劝告人们任何时候都要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